

皇祐新樂圖記
琴鏡歌十八曲集解



中華書局

漢鏡歌十八曲集解

譚儀纂

班書不載饒歌。故無六朝唐人舊注。聲辭並寫。當時采詩入樂。伶人不知釐別。陸機鼓吹賦云。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登臨。又云。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歎芳柑之可榮。古籍散落。譌闕至今。三五篇外。不堪授讀。儀流逆聲詩。稍通旨趣。嘗欲理董。爲言志之導。吾友陳子公邁。以是曲問。炎夏晝長。偶發陳允倩采菽堂古詩選。張翰風宛陵書屋古詩錄。莊葆琛漢饒歌句解。陳秋舫詩比興箋四書。劉刺要刪。略下己意。爲集解一卷。自晨至暮。遂以卒業。以示公邁。不足爲前修舌人也。采獲羣書。增益稍備。公邁儻有意乎。癸酉六月十有九日。譚儀識。

漢鐃歌十八曲集解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集解

目錄

芳樹

有所思

雉子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宋齊樂志。古今樂錄曰。字多闕誤。又有務成、元靈、黃爵、鈞竿、亦漢曲也。

朱鷺曲

隋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樓閣置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譚苑獵麋曰。漢初有朱鷺之獵。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諛諂妖言之舉。而臣下猶未敢隨實。

極諫焉。舊第一。陳沈作第十二。

朱鷺魚以烏路警邪鷺何食食茹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

一作者。陳祥明曰。烏古與雅同。茹古荷字。諫一作誅。末三句古。且意味深長。

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諭其君。不釋亦不舍。莊述祖曰。賈生書云。鼓所以來諫者。飾鼓以鷺。以其取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善言。必告於君也。詩云。振振鷺。鷺子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擊之報。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陸璣詩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毛傳。以鷺與潔白之士。烏當爲鷺。鷺、吐也。鷺、量也。鷺警邪、言鷺吐魚不可嘗量也。路邪、聲也。漢經舞歌詩曰。治路萬邪。釋草曰。荷夫渠。其根茹。鷺、鳥之潔者。而茹下又至潔。喻潔白之士。不茹食也。食之不以其道。鷺亦不吐所取魚。言人君當風已求諫。陳沈曰。漢魏御史刺史之官。職伺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解其任者。故曲刺之。鷺當食於荷下。有不之茹食。又不以吐者告。則雖奸惡。所司何事乎。詩曰。維鵠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特以問諫者之謂也。禮儀曰。朱鷺、刺上不潔而多取也。鷺不純白。以求爲瑞。亦好異。食魚無算。窮極茹下。竭澤而漁矣。即不之食。終不以吐。無警也。餘、賁也。將以問黜幽者。烏路邪皆聲。古今錄所謂辭體相稱。不復可分。後仿此。

思悲翁曲

莊述祖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陸越、民尤寤之。舊第二作第五。陳沈作第十四。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香高飛真

安宿

陳詳明曰。大抵悲翁之。莊述祖作思悲翁唐思。思悲翁唐思解曰。翁者。老人之稱。老者多思往事而悲。故曰悲翁。唐。猶漢也。無所據也。也當作宅。君臣之遇。奪之少壯時。侵尋至衰老。維我思亦徒然耳。彭越樂勝破楚垓下。爲異姓王。與韓信並。固千載一時之遇也。漢齊飛刺王傳。頭如蓬葆。言攻戰將士。頭久不理。如蓬草叢生。首一作燕。當爲燕。淮陰侯曰。發死。走狗亭。交君當作義章。漢郊祀志如清注。五月五日作鼻。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葵。葦根也。葵。桃列。辟凶邪也。鼻。葵和以葦根及蟹。就布傳曰。殊彭越。益其腦。賜諸侯。時功臣誅者。兩韓信。彭越。貽布。陳曙。故曰鼻五也。拉。查。飛兒。莊又鼻鼻于五句。陳沉用莊本。鼻曰。美人。喻盛年也。此言可悲之人。思之無益。韓彭遺骸。始狀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思之晚矣。功臣誅之凡五人。則存者。亦庸不自保。將安所棲託哉。陳曙曰。思悲翁。哀征役也。楚漢之際。伏尸流血。天下騷然。少壯入軍。垂老不反。唐。空也。思之無益。陳義得之。少壯幾何。侵尋至老。侵以遇悲翁也。六字句。也亦聲。但我思蓬首。自伯之東。首如飛蓬也。狗逐狡兔食。征役羸孤。弱肉強食也。鼻。子五鼻母六。或有子。或無子。人以爲不祥。終不見收歸。拉。查失。軍。日莫安宿。交君未詳。音哀以厲。慘于伯兮之詩矣。

艾如張曲

陳詳明曰。艾與刈同。如讀爲而。莊述祖曰。艾如張。戒好田獵也。田獵以時。愛及微物。則四時和。王道成矣。舊第三作第八。陳沉作第八。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礫室

陳詳明曰。雀以見羅而高飛

也。莊述祖曰。艾而張羅。艾草爲防。而後設網羅。天子諸侯蒐狩之禮也。既有防限。亦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軍之義。奪。平也。地之坦易也。於何聲也。王者交萬物有道。故王道成。四時和。倚欲當作摘網。左傳謂我摘之。注。摘其尾也。子虛賦。微獵受脯。郭璞云。飢。疲極也。司馬彪云。微獵。獵其倦者。礫。當作礫石。野室宇。石礫之屬。說文法。礫以石簪。惟繁也。山。山野也。禽。禽物也。籠山。山澤。與古異矣。雀以高飛。猶恨失之。必微倦極而欲取焉。物亦自愛其生。誰甘心弋獲乎。陳沈曰。諫時也。法網苛細。反滿容舟。雀以高飛。奈雀何。誰肯坐而受死者哉。羅山網澤。無微不設。自以爲密。豈而走險。驚而羸飛。而亦無知之矣。疑亦漢武時詩。譚德曰。艾如張。賢者避世之詩也。王者天網求賢。以圖治平。高蹈之士。避世無悶。入山必深。東帛既實。超然逸舉而已。倚與猶通。倚欲願欲。從吾所好之謂。礫室未詳。或者追感之義與。

上之同曲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樂府廣韻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莊述祖曰。紀過狩也。舊第四作第十五。陳沆作第三。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顏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莊述祖曰。益當作溢。釋詁曰。溢、憤也。愜夏音辟。民太子傳。上辟暑甘泉宮。承、迎也。言帝將往

回中。先幸甘泉。迎四時之德。至、夏至。石闕、宮名。月氏之臣。蓋元封中事。匈奴之服。當在宣帝時矣。郊祀志云。宣帝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時神爵元年也。匈奴之服。在神爵二年。至甘露三年始來朝。是上之回上陵道如期。三曲蓋作於一時者矣。陳沆曰。此詠漢帝幸回中事也。或以上之回三字爲句。大誤。益夏者。謂天益就畤。以時將屆夏至故也。宣紀云。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眾皆列觀。變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濯橋。咸稱萬歲。卽此詩之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也。謂儀曰。史文具矣。陳述得之。然月氏臣。匈奴服。頌禱之辭。不盡紀事。何必非武帝詩。

翁離曲一作撥離。莊述祖曰。翁離、思賢也。賢者在位。則引其類與並進焉。舊第五作第二。陳沆作第十三。

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莠之蕙用蘭攤離趾中

陳祚明曰。楚辭之遺。莊述祖曰。劉熙釋名云。攤、露也。露。攤之也。案攤離當是句。攤。趾止同。說文注。止、下基也。攤離

蘭蕙皆香草。以攤離爲趾。而築室。莠之必用蘭蕙。唯君子能用君子。亦唯君子能爲君子用。周蘭親而賈傅疏。公孫相而董生棄。言者無辜。聞者足戒也。蕙用蘭。當作蕙蘭用。蕙蘭用長句。陳述用莊義。謂儀曰。攤離、刺用遠賦才也。攤、撥也。積小高大。其趾厚矣。非干莠之木。不以構連雲之厦。蕙蘭弱材。如世文士。古以爲佩。今以爲棟。蕙蘭不任咎也。蕙用蘭者。互文。再言攤離趾中。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

戰城南曲莊述祖曰。戰城南、思良將帥也。武帝窮武備土。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繼。末年乃下詔罷輪臺。陳旣往之悔。故思伊呂之將焉。舊第六作第七。陳沆作第六。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鼻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河北禾黍而稷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陳詳明曰。朝望軍士而動感憤之心。死者誠可哀。而偷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爲上。亦大風之意。頗牧之懷也。張璠曰。將帥微幸成功。不恤士卒之死。水深激激。喻法令之酷。清葉冥冥。狀死亡之慘。壯士已死。庸失偷生。梁非築室之所。猶食必求禾黍也。謀

之不威。願爲忠臣不可得。思古良臣。不得已而用兵。必能師出以律。所以深戒亂武也。莊述祖曰。梁。橋也。治橋以澮水。築室以留田。田在梁北。室在梁南。最錯徙民之策。充國屯田之奏。皆有治橋築室之事。疆場有事。死固其所。然忠臣死。非可貴之士卒。子期主將所謂良臣。必若商周之伊呂。然文王之仍。武王之會。且夕之間。有征無

戰。全師而歸。豈至論時之役。經軍之戍哉。陳沆曰。匈奴傳。築朔方。數入寇邊。邊略甚衆。漢復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置城障。列亭至虛胸河而屯其旁。築居延澤上。匈奴數入大殺掠。壘所築亭障而去。正此詩所指。或曰莫不猶言無不。謂無一人死傷也。譚儀曰。此久戍思歸。而哀國祚也。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獲一作不獲。莫一作暮。水深以上。莊陳皆謂代死者之言。愚以爲亦生者自念之哀辭。

念之哀辭。

巫山高曲

莊述祖曰。巫山高。閩周也。楚頃襄王約齊韓伐秦。而欲圖周。國人疾其不能自強。而棄其主。且閩周之將亡。故作是詩。此楚歌詩。漢武時樂府采之。舊第七作第三。陳沆作第五。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近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同臨水遠。望泣下沾衣。

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陳詳明曰。湯湯。同回。起下望遠思歸之情。莊述祖曰。應劭曰。巫山在西南。以巫郡西與秦界。故曰巫山高。楚自懷王背從約與秦合。晉兵敗國削。竟以客死。頃襄王立。復迎

歸子秦。數爲好會。又與秦伐齊。取淮北。宋玉高唐神女賦所爲謠也。淮水楚所以東。指泗上十二諸侯者也。楚但知自淮西東。而不知守巴巫以禦秦。故曰淮水深。難以近。害當作周。第二周也。詩曰。雖將西歸。懷之好音。西歸無

所。東歸又不能。徒臨水遠望。閩之也。高曳當推周。假借字。集讀若就。環喻諸侯。蕭推喻臣。傷時無相文之信。管甯狐趙之臣。湯湯。水大貌。回回。迂難也。陳沆曰。此似愛吳楚七國之事。始皇帝初年。吳楚風謠。武宣之世。采入

樂府。巫山調瑟。淮水調吳。一恃山險。一恃水險。若舉兵發動。則梁據天下之中。形格勢禁。必爲所阻。進不能西向。退不能東歸。漢兵從天而下。此時楚雖欲走集。而無高險之可恃。吳雖欲退守。而無舟楫之可度矣。進退失據。坐而就擒。良可悲也。始藩蔡忠智之士。郭陽故樂之儒。見漢深計而作者興。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士。自傷不達於朝廷也。漢初封國既大。諸王驕恣。恃相一不諫。輒與同羣。其在庶士微召所不及者。困于方隅。俛仰不遂。有憂生之嘆。梁苑鄭枚。淮南八公。雖曰知遇。亦士之不準耳。故興巫山之高。淮水之深。思東入中國。而不可得。害。何也。害不爲。何不爲。所處既卑。無深溪澗。終身在渴渴回回之中。涕泣于淪胥之地而已。文景而後。諸輪四出。計吏作貢。於是賢士有以自達。聖主賢臣之頃。烟霧與三代同風矣。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調。此其最著者乎。陳修撰以爲七國之事。近之。而有所未盡也。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陳祥明曰。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莊述祖曰。上陵。紀福應也。舊第八作第十六。陳沆作第二。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櫓。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聞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

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陳祥明曰。乍聞二句。與史記日月遯隱。爲光爭勝。但不知與上陵何異。莊述祖曰。周禮注。

美。福也。美。美。曾福慶之樂也。宣紀元康三年。神岡教集泰山。四年。神爵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宮。殿。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五年。改元神爵。漢興盟志云。耕車有三。蓋一曰芝車。宣帝詔曰。醴泉旁流。枯槁榮茂。又

曰。金芝九莖。產于兩德殿銅池中。又五鳳五年。改元甘露。陳沆曰。卅祖廟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蓋上世祖陵作也。宣帝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譚儀曰。宗廟食舉俯食之樂也。此當爲諸曲之一。

故獨詠神仙福應。諸家之說。皆疑爲無與上陵同。已。陳氏以爲上世祖陵。亦無顯證。

將進酒 莊述祖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管主人相勸酬。歌詩相贈答。無沈湎之失焉。舊第九。陳沆作第十一。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陳非明曰。詩審搏。言合搏拍聲。莊述祖曰。乘

衆、亦靈也。白者、爵爵之名也。辨、辨通。言偏加爵也。放、放也。辨放效故歌。作者各異也。陰氣當作飲沘。沘、靈也。衆、亦靈也。禹常作過。良工觀而後知作者用心之善。作者固良工也。陳沈曰。疑亦武帝柏梁賦詩時事。觀自珍

曰。苦當作若。而白搏作宋爲韻。若、順也。言觀者心皆順適也。譚儀曰。此實庭之遺聲。當非判詩。加一作佳。搏一作博。皆聲近通借。陰氣云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同陰氣者。房中歌所謂和齊人情也。禹當爲命。似古文帝。

傳寫作禹。觀、請觀周樂之觀。命此良工。即觀者之苦心也。苦自與作索韻。搏从華聲。亦協。不必作者之

君馬黃歇汲古本宋齊作歇。莊述祖曰。君馬黃、諫亂也。君臣各從其欲。車馬曾不得休息焉。舊第十作十一。陳沈作第九。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騶蔡有藉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陳非明曰。此或空谷白駒之思。莊述祖曰。君臣同等。相謂之稱。詩毛傳曰。女馬則黃。蒼

智良馬也。美人謂君。佳人謂臣。陳沈曰。諫上下不一心也。疑亦諫武帝予贊自雄。不能下賢納諫之詩。君馬黃。臣

馬蒼。雖名分之別如此。至于出謀發慮。君或當舍己而從臣。猶馬之蒼。而驅逐或良也。易水之騶。上蔡之籍。中亦各

有神駿。豈可以騶黃別貴賤哉。乃君臣各心。南望北極。上驥下騶。國事其安焉哉。譚儀曰。君馬黃、刺友也。古君

臣之稱。不專辨上下。莊言同等相謂者。是忽南忽北。同心離居。分道而馳。馬蒼良相去逾遠矣。易、北也。蔡、南也

。怨詩如相思焉。美人佳人皆謂友。

芳樹曲莊述祖曰。芳樹、諫時也。衰亂之世。以妾爲妻。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拂其性。君子疾其無心焉。舊第十一作第十二。陳沈作第十五。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飭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恨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

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絲如魚乎悲矣

陳群明曰。有以芳樹之長嚴風。比賢才之遭謫斥也。夫被妒者深愁。而庸主與奸邪。且相得。

板歡。悲夫。譯儀曰。當爲憂謫之詩。陳說可徵。舊本聲辭既滿。皆不可讀。莊氏讀定。亦云深思。陳修撰從之。今附錄于後。以臨來者。

芳樹日月亂如風下上無心芳樹溫央三而爲行鵲臨蘭池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心望妒望

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以如魚如絲乎悲矣

莊述祖曰。芳樹。美蔭也。日月比國君與夫人。从。催。同作也。樹遇風則

仆。溫央。驚驚。聲近假借。驚驚。匹鳥也。三而爲行。則亂事矣。鵲喻夫人不見禮於君。鵲潔白之志而獨處也。匡。正也。言心無主。不可得正。身不得其正。耳目視聽。皆禍之招也。之子。謂怙寵者。說文注。望。帥木妄生也。妾。嬖嬖。故曰望。心見物而遷者爲它心。絲所以約也。夫婦以禮相成。如約之得魚。以妾爲妻。無禮甚矣。子。單也。單。獨也。詩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悲夫人之見遠外也。陳沆曰。今君有它心。將何以相求乎。是以子然悲也。譯儀曰。莊說此篇。與終風白華詩義相近。

有所思曲

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莊述祖曰。有所思。諫時也。衰亂之俗。昏媚之禮。廢。夫婦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無絕焉。舊第十二作第十三。陳沆作第十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綽之聞君有他心拉襖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

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颺東方須臾高知之

陳群明曰。魏歌本發楚音。當亦人臣思君之旨。而情思纏綿悱惻。爲決絕之旨。怨而怒矣。然慕之深。故怨之切。人情乎。且摧燒揚灰。絕我已甚。不合則去。理或宜然也。張琦曰。兄嫂當知之。自夷其潔白也。東方須臾。可暫天日。既言與君絕。而後自表潔白。反覆言之。蓋猶幸君之一悟也。莊述祖曰。女子嘗以禮自處。雖私相約。猶有禮焉。傷其所以道之者失也。何用問遺君以下。男謂女之辭。聞君有它心以下。女絕男之辭。詩毛傳曰。非禮相親則狗吠。呼。傷

嘯、同嘯也。紀籍、嘯聲也。當作呼紀籍。屬當作嘯。風急疾之鳥。乘秋風而聲變。嘯心異音。聲亦異也。東方朔與高。指天日以明之。陳沆曰。此疑諸國之臣。不過而去。自矜憂憤之辭也。莊氏謂男女之詞。恐饒歌雅樂。非饒曲歌辭之比。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明非鄰近之思也。其殆吳楚之國與。珠玉奉陪。喻獻主之忠告。拉雜橫燒。喻不納而見棄。君臣之義已絕。在我亦不足道。但恐過失日章。情事日露。將使中朝聞之。則大可憂矣。雞鳴狗吠。喻風聲布聞。兄嫂。喻中朝也。此必宗室兄弟之國。所謀不軌。故寓度詞也。夫我心則之死靡他。有日月照之而已。紀呼籍。曲聲也。譚僖曰。張衡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詒於時君。而懷穢邪。不能自通。此詩之旨。大略相同。班氏男女之辭既陋。陳修撰潘臣之言亦望。

雉子曲

諸本作雉子班。莊述祖曰。雉子班。戒貪饒也。秦尚權力。君臣之禮廢。漢承其弊。而不能改。仕者以爵祿相誘致。已而相謀。多羅法網。賢者皆思避世焉。舊第十三作第六。陳沆作第七。

雉子班如此之干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

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騰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陳非明曰。都不可誦。然不敢刪。使後人有考焉。莊本校改干作子。梁作桑。晉作倍。夢之作之。蓋

被王作被生。莊述祖曰。班。文鏡。一曰分也。之。往也。雉以求稻桑往也。倍。迎也。猶孺。老幼也。七者得雉子以爲媒。雉飛高不過一丈。而橫可三丈。千里一作重。王可思謂若神王。西都賦云。行所朝夕。藝祖獨斷云。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堯羊猶羖羊。仰首貌。陳沆曰。武帝來賢好士。始以高爵厚祿誘其前。以嚴刑峻法隨其後。此豈能致雞逃鳥遁之士乎。雉子一曲。其即七人何墓之思也。莊觀近是。譚僖曰。雉子雌雄配人。不能奮飛。思黃鵠之遐舉焉。

聖人出曲

莊述祖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卽位于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述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作第一。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諫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

甘星巫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陳祚明曰：後世擬作：多勸詩書陳腐語。莊校改本讓不道下，重佳人來，騷離魂何句。賡作塵。免作馳。改入美人子上。莊述祖曰：漢之興。五星聚東井。秦楚之

源。九河久運。濟陰定陶。皆在大河界內。九歌與女遊今九河。佳入喻賢臣。騷離。行不止也。離。兩也。何。離何也。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讓。教也。言諸臣佐高祖平禍亂。周頌曰。昊天其子之。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星室

之以星事占驗吉凶也。陳沆曰。莊以美高祖即位。九河道里。舛味情形。皆不合。宣帝初年。嘉祥數錄。故有陰陽和之語。微時真游俠。具知閭里疾苦。故上下踴躍。周偏三輔。常困莠勾幽中。尤樂郭杜之閭。故有美人游九河之語。昌邑無道。霍光廢立。故有君之臣明護不道之語。大將軍驃乘。謁見高朝。故有佳人來騷離哉何之語。太山石自立。莊孟占曰。當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爲天子。至宣帝而果驗。故有甘星巫樂甫始之語。宣帝本衛太子之孫

。史皇孫之子。故又稱之曰美子。而勉以長有四海也。譚儀曰。是爲漢頌。

上邪曲 邪一作雅。莊述祖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凌遲。以

上邪曲 邪一作雅。莊述祖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凌遲。以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陳祚明曰：人臣之死不變之

心。何處也。莊述祖曰。上邪。亦指天日以自明也。當與有所思爲一篇。此男慰女之辭。命。令也。答上兩言知之。山無陵以下皆辭。答上相思與君絕。陳沆曰。此忠臣被讒自誓之詞與。抑烈士久要之信與。康康然。烈烈然。而莊

氏請男慰女之辭。爲不得矣。譚儀曰。是爲漢雅。雅。雅也。

臨高臺曲 莊述祖曰。臨高臺。諫亂也。楚黃歇李園之事。國人作此詩。舊編十六作第十。陳沆作第十。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艸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繁匿曰。最中吾。曲調之餘聲。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邪和之類。陳祚明曰。末二句古人頌禱恆詞。張琦曰。南山有臺之旨。莊述祖曰。徐發射鵠賦注。軒。起望也。高臺臨下。有臨淵之懼焉。關。香艸也。香艸不必關。而目以蘭可乎

左傳服虔注云：大夫所主。黃鍾喻李園。高飛有異志也。陳沆曰：此游宴頌美之詞也。江革嘗聞：非西京事。疑武帝南巡。浮江時所作。風俗通：明帝東巡。有鳥飛鳴。樂乘與上。虎負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鳥啞啞。引弓射。獨左拔。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譚儀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古者宴飲則有禮射。漢世遺意猶存。管輅黃鶴。言外有樂不可極意。爾易衰。鶴易逝也。

遠如期曲 一日遠期。宋樂志：有晚芝曲。沈約定舊史云：詰不可解。疑是漢世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太樂食舉曲。有遠期。莊述祖曰：遠如期。紀呼韓邪單于來朝也。僖第十七。陳沆作第四。

遠如期益如壽歲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勳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

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陳祥明曰：歲天左側大樂。自黃帝升天語來。單于自歸。或後

巨頌祝其君。無不至也。凡可以冀望于君者。必望之矣。莊述祖曰：如而遠。猶女也。宣紀：行幸甘泉。郊泰時。屬歲

一修故事。詩曰：在帝左右。此皆郊祀頌禱之詞。雅樂陳育。宮縣備舞也。佳。大也。紛。盛多貌。宣紀：行幸甘泉。郊泰時。屬歲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旬奴呼韓邪單于稽侯微來朝。詔以客禮待之。左氏傳曰：鄭有虞心。佳。善也。還來。猶言還

至也。一曰：歲。樂也。樂其來附也。謁者。掌賓贊受事。殿。甘泉宮前殿。陳沆曰：此典上之回局時作。上筆頌巡狩之

事。此專頌單于來朝也。西夷實服。天祿豐饒。爲漢道之極盛。故雅頌作于宣帝焉。譚儀曰：莊氏說遠如期。益女壽

歲。天左側大樂。卽武帝甘泉覽舞所云。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期。終而復始。案漢昭宣之世。海內殷茂。裏

樂又安。武帝宣威域外。中國益尊。而輪臺之悔。仁心爲質。朝廷賢達。奚斯吉甫之倫。推本貴祖。導揚懿美。固其所也。

石留曲 留。一作流。莊述祖曰：有其聲而辭失。陳沆曰：聲辭久消。不可復詰。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徹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有無敢於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

開留離蘭 陳祥明曰：都不可解。後之擬者。以水流去而石流不動比臣節。譚儀曰：石以喻堅。水

以喻潔。蘭以喻馨香。金潛以喻文飾。人之稱志士與。志士之自明與。不可得而詳矣。